

| 人间理想

少年的乌桕树

刘从进
(乡村野吟者)

日色映溪连山,照在远处的乌桕树上,一抹橙红让秋有远意,乡野可亲。

乌桕在我国是乡土树种,田野、山脚、地头、野水塘边、湖边溪边,到处都有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“以乌桕食而得名”。秋天的时候,叶子由绿变紫,变红,果实也渐渐成熟。叶片落尽时,果壳漆黑,炸裂后,从里面爆出一颗颗洁白的籽,在光秃秃的枝上凌空挂着,像开在天上的点点繁花,装点着一个迷人的秋天。

我的老家在浙东沿海,把乌桕树叫“喂籽树”,也是漫山遍野都有,却不连片成排,总是这边一棵,那边两棵,远处三四棵。我最喜欢江边那棵亭亭玉立的小乌桕树,从小就大叶铺陈,摇头晃脑,把一颗颗绿色的心捧出来献给你;更思念山野上孤零零站着的那一棵,叶色红透时,是故乡最深的秋色。

据大人讲,乌桕籽是好东西,能做肥皂和蜡烛,还可以榨油,旧时人家用来点青油灯。《天工开物》中说:“乌桕种子榨出水油,清亮无比;将小盏之中,独根心草燃至天明,盍诸清油所不及者。”那时候公社的收购站里都收乌桕籽,两毛一斤,一棵大的乌桕树能摘几十斤籽。山野的树都砍了用了,唯有乌桕树不让砍,生产队要拿它的籽换钱。联产承包后,大家的生活稍有改善就没有人摘了,太辛苦又太便宜,换不了几个钱。

我有一个同姓小伙伴,邻居,我长他一辈,却少他一岁,我们一同上学一同放学。秋天的周末,我们就带上缚着柴刀的竹竿到山野去采乌桕籽,有时候下午放学早也会去。他个子长得也比我高大很多,力气比我大,采摘的乌桕籽总比得多。母亲说,咱不要占人家的便宜,分开摘,各采各的吧。

我们常去的地方有茶山、海岙、牛江边、中央岗。乌桕不像别的树长得好看,它就是山野之树,总是长得弯弯曲曲,树枝也歪歪扭扭,松脆易折。我们爬到树干上,双脚在分杈处站稳,身体紧靠树干伏着,用砍刀上下左右使劲把长满果子的树枝砍下来,丢到地上,再装在编织袋里扛回家。

我们爬上爬下,就像猴子摘桃一样,十分灵活,常常能看见自己投在野草中的影子。一些野水塘边的乌桕长得特别好,而且临水一面结的籽粒更加结实漂亮。我常常把小身体贴着枝条往水边送,有时候倒挂下来,看到自己倒映在水里的倩影,还会扮个鬼脸或者做一些夸张的动作。有时一不小心,辛苦掰下的枝条掉到水里了,“哎呀”一声,差点连人也掉下去,连忙下树来,想方设法弄上岸来。回家后,坐在门口把籽粒摘下来,晒干,然后送到十多里外的收购站卖掉。

秋天的大地上,我们两个少年神出鬼没地在山野间、野水塘边、溪边采摘乌桕籽,成了村里的一道风景。我们虽然各采各的,但相处得很好,总是一起出门,一起找乌桕树,一起爬上树,一起砍,掉下来的树枝各自捡回;也互相帮助,有时候,我帮他勾住树枝,有时候他扶我爬树。

最头疼的是,站在树上采摘乌桕籽时,每每有毛毛虫吊在丝上晃啊荡的,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荡下来,掉到我们的手臂上。一落到我们身上,它就爬开了,又辣又痒又痛。你在树上站着,还动弹不得,只好咬牙忍着。

采摘乌桕籽的过程很麻烦,也很折腾人,换不来几个钱,但我们乐此不疲,觉得很好玩。大概10岁到14岁这几年间,我们都在一起采乌桕籽。

后来,长大了,工作后,喜欢在秋天徒步,绕着田野、山村转。经常在路边看到乌桕树,有一棵两棵的,也有成片的。那时就兴奋不已,觉得长着乌桕树的田野就是好田野,长着乌桕树的村庄都是我的故乡。徒步时都是背着干粮,在路上吃的,总喜欢坐在乌桕树下陪一片树叶用餐。一个人,坐在树下,接受时光、流水、风、农舍和土地的问候。每每想起那段少年往事,总会山野间那一株歪脖子乌桕树充满感动。一枚枚鲜亮的心形叶春天时早早就打开了,绿意跳脱;五月时开鹅黄色的花,一串串毛茸茸地挂着,属总状花序。夏秋时节,在浓绿、金黄、赤褐、火红等多种颜色中自由变换、璀璨热烈,最后挂着一树白色的籽粒,在秋风和秋阳里摇曳。乌桕树就像一位魔术师一生在不停地变幻着大地的色彩。李渔在《枫桥》中说:“枫之丹,柏之赤,皆为秋色最浓。”我觉得乌桕的秋,比枫叶的更有层次,更有质感。

“此间好景无人识,乌桕经霜满树红。”现在的乡村,人少了,寂寞了,乌桕树的叶子更红了,乌桕籽也没人采摘了。深秋季节,常有摄影人行走乡间,拍摄乌桕树。他们常常请村里最后的养牛老伯当模特,牵着牛从乌桕树下走过,有时还会善意地给一点钱。

南北朝《西洲曲》里有两句诗:“日暮伯劳飞,风吹乌桕树。树下即门前,门中露翠钿。”我总喜欢把“风吹乌桕树”“树下即门前”连在一起读。幻想老了的时候能有一间小屋,临溪水长流,屋后是一棵大大的乌桕树。那个时候,我也不采摘乌桕籽了,只在树下吹着风晒着太阳听着流水,然后成为故乡里那个讲故事的老人。

藏在心底的连环画

(一级作家,有趣的老太太)
钱国丹

小时候,我家的大灶是用谷壳烧饭的,我和弟弟合作,他拉风箱,我则抓起谷壳,大把大把地撒向灶洞。谷壳火稍即逝,所以我和弟弟得以每分钟60记的速度操作着,不敢有须臾停顿。

那一年我9岁。我抓着抓着,竟然抓出一本连环画来!抖落了字里行间的谷壳和灰尘,我迫不及待地翻了起来。

那是本残破的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。那本小书,我们后来不知看了多少遍,于是我模糊地懂得,什么是卫国战争,什么是英雄;什么是冰天雪地和白桦林。其中一句“可是哭有什么用呢?”几乎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。

上小学四年级时,我每晚都挤在当小学老师的母亲的办公桌上“蹭光儿”,有一次我刚踏进办公室,竟发现邻桌上躺着一本封面彩绘着美女的连环画,上面赫然写着:晴雯之死。我如获至宝,一口气看了下去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《红楼梦》,第一次认识那个“心比天高,身为下贱”的女孩。

十一岁那年,我到温州舅舅家玩,舅舅楼下有一个小书摊,斜斜的书架上摆了数百本连环画,我心跳加快呼吸紧迫,我竟贪婪地想把它们全都搬进怀里。我只有几分零花钱,看了两三本书就只能望书兴叹了。理智告诉我该走开,可我的双

脚沉重得迈不动。于是我想,我还有买回程船票的钱呢。于是我掏出1分钱,看了一本,又掏出1分,再看了一本……就这样,我把船票看掉了一半,还有30多里的回家路程,就只好靠双腿奋力完成了。

也就是这年的冬天,邻居一个男孩拿出几本连环画向我炫耀,我羡慕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那个男孩说,你替我打3斤鹅儿草,我借你一本书。我傻傻地提着篮子就下地去了,当时天寒地冻,鹅儿草稀疏得如胎儿的眉毛。我睁大了眼睛来回搜索,发现一根,就小心翼翼地用两个指头“啄”出来。忙了一上午,回家把草一称,才1斤多点。午饭后,我带上弟弟接着干,我们寻遍了大田小厝,翻遍了角角落落,手和唇都被北风吹得皴裂了,一直忙到天黑,才勉强凑足了3斤鹅儿草,借得一本连环画!

渐渐长大的过程中,我懂得怎么去借阅我喜爱的书籍了,可连环画还是我心中的一个结。为了弥补儿时的缺憾,只要手头有点钱,我就去上一两本,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。

后来,我的两个儿子也到了会看小人书的年龄。家里区区几本藏书已经满足不了他们日益增长的胃口,于是他俩就经常跟我要钱,然后在小书摊上一坐半天。

当时我和先生分居两地。先生

的那点工资,除了供养他的父母,剩下的也都扔在探亲的路上了。有了老三之后,日子更是捉襟见肘。有几次,我竟面临着揭不开锅的尴尬。也许是明白家里的窘境,有一天,9岁的大儿子突然说:妈,我也摆小书摊去!我说,就凭你个小伙子?就凭家里那十几本小书?可是老大很坚决,他求邻居木匠做了个小书箱,然后就提着这小书箱,夹着顶破草席,勇敢地上街去了。

可是书摊不是那么好摆的。老摊主看到有人“抢生意”,就轰鸡般地把他们轰走。儿子并不气馁,他一会儿奔码头,一会儿跑车站,一会儿又跑到电影院门口,见缝插针,能摆几分钟是几分钟。那时的小镇很乱,车来人往,尘土飞扬,小书总是被弄得很脏很脏,晚上回家的孩子也常常是泥猴一个了。

为了鼓励他的创业精神,我回了趟娘家。娘家是个黄杨木雕的发祥地,艺人们都藏着几册经典连环画做雕塑样本。我有点死缠烂打,让他们转让几本小书给我。那一回,我带着一批质量上佳的连环画,凯旋。

儿子的书摊一下子红火起来。老摊主还是要撵他,可捧着好书的看客们就出来打抱不平。儿子简陋的书摊没有矮椅,没有小凳,一张铺在地上的破草席承载着全部家当,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如饥似渴地阅读,草席上人头攒动,墙脚边还蹲着

些老人和妇女。可是好景不长,我们的小书在残酷地损耗着,不是最美的画页给撕走了,就是整本好书不翼而飞了。大儿子就愤愤然,有几次偷书的给发现了,他就奋不顾身地跟那些比他大得多的孩子打架,常常打得鼻青脸肿的。他也责怪老二光知道玩,一点也不给他帮忙。

于是我就动员老二去帮他哥。老二小,性格也怯懦,他根本不敢面对那么多陌生人。那时候刚刚流行一句新语录,叫“你办事,我放心”,我就用这话去激励他。其实说这话时,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但老二是个乖孩子,虽然自觉不行,还是战战兢兢地上岗了。

兄弟俩从此轮流回家吃饭。当书摊上只剩下老二孤身一人时,他显得特别惆怅。那天我抱着老三远远地看他,只见他满脸通红,大汗淋漓。有人看完书不给钱就走,他张了张嘴,不敢说什么;有的孩子干脆明目张胆地拿了连环画一溜烟跑了,他瞪着惶恐的眼睛,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我心痛,非常非常心痛。每晚他们回家,我抖落连环画上的尘土,却抖落不了心情的沮丧;我给两个孩子洗澡,却洗不掉对他们满满的歉疚。

儿子的连环画越来越破,越来越

| 茶言观展

巾山诗行

王小红 撰

巾山,又称巾子山,位于台州府城东南隅,高百余米,三面临街,南濒灵江。南宋戴复古有诗云:“双峰直上与天参,僧共白云栖一庵。今古诗人吟不尽,好山无数在江南。”

巾山是一个潜伏在我们身边古老而又年轻的生命体,千百年来,它的钟灵毓秀,鸾翔凤集,吸引了无数僧道修士与文人墨客。

——作者絮语



| 故人故事

夜半痛哭的女人

(当年宁夏夏边今日仙居修仙)
杨坚

午夜11点,城区边缘处的秋夜已经冷清,两排朦胧的路灯下,响石山路的南端,路人寥寥,我一个人在路上行走,就在快走到县第七小学时,突然听到路边广告牌后面的围墙处,有女子哭声和打击声传来。哭声甚是激烈凄戚。

开始我以为是失望的母亲教育不听话孩子的哭打声,或是孤身的女子遇袭的哭声。当时心想,如果是母子因为教育问题发生的冲突,这么晚了,我应该去劝解一下;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,我应当报警或者上去做点什么……

当绕过那排广告牌时,看到高大绿化树下,一个大约40岁的女人双膝跪地,正在哭号,她头无力地抵靠着围墙,一只手拿着手机打电话,另一只手因为悲伤而不停拍打墙体,一只女性的挎包掉落在地上。

看这个女人的衣着打扮甚是得体,如果不是遇到突然的强烈刺激,她应该不会如此失态。

不知她为何深夜在此痛哭?好奇心驱使我在远处听着,她是在给她的丈夫打电话:

“这几天一批一批的人到我们家里围着我来要钱,你躲到哪里去

了呀?”
“你真的去赌博了吗?你为什么要赌?你没有钱,为什么要去赌?”

“当年,我父母一眼看穿了你,说你家虽然穷,但更重要的说你是个不务正业的人,坚决反对我们在一起。可我那时为了和你在一起,不惜和家里断绝了关系,跟了你。我说,虽然穷,但我们努力点,会好起来的。为了让你在众人面前能站起来,能有面子,就让你去做生意。没钱,你借不到钱,我出面到处借钱,从开早餐店开始,辛苦虽然辛苦了点,但终究是赚了钱了,日子好过了,造起了新房,把债慢慢也还上了。这几年我们开了五金店,生意比以前好了,和父母关系缓和了。可好日子没过多久,你就……”

“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赌的?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在赌,你把房子抵押了去赌,我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。你说要在地外开新店赚钱,说生意不好赚不到钱,不停向我要钱,背后却跟着别人在那里赌。为了让你支撑下生意,我不知情到处借钱,把爸妈的养老钱,哥哥买房的钱,姐姐孩子上大学的钱都借了,还有很多亲戚

的钱我都借上了,这么大的窟窿。现在因为这事,爸妈、哥嫂、姐姐和姐夫,还有亲戚们,天天吵架,家无宁日,我被骗得真苦啊!”

“房子真的要卖了?卖了能还清你欠下的债吗?”
“从头再来,我们这么大年纪了,还能有几个从头再来的机会啊?”
“房子卖掉了接下来我们住哪里?孩子住哪里?孩子读书怎么办?从此,我们一无所有了吗?”

“告诉我,这些年,我们这么辛辛苦苦打拼赚来的钱都一无所有了吗?我们真的一无所有了吗?”
电话这边是一个被赌博的丈夫蒙骗,已倾家荡产从绝望的无助女子的责问声,一声声责问,一声声哭喊,句句痛心,句句戳心;电话另一头却是久久无声……

夜深了,强烈的秋风拂面而来,树上有叶子随风飘零而下,冷飕飕的,我由打了个冷战:秋意甚凉。

远处的龙王山被夜色笼罩着,犹如墨染,迷离空茫。黑天鹅绒般的天空中有几朵白云在快速飘移,白云过去后,一轮明月,万古不变地挂在那里,冷峻地俯视大地上发生的一切。

开始打起一套《少林八步连环拳》,甚至还跳起来举起双拳,打到了电视机前。这个时候,我是敢怒不敢言的,后来他还用有求于我的表情,让我给他拍一段视频,说是要对照视频找不足。

我只好按捺住心中的不快,站起身和他拉开距离帮他录像,我盯着手机屏幕,只见他先是一个抱拳行礼的动作,接着就左脚站立,右脚脚面抵住膝盖后面,右手翻掌护头,左手前掌护左胸,开始“金鸡独立”。然后一下子从餐厅那边跳了过来,举起双拳前击,口里还念念有词“当头炮”。接着又跨下马步,举起双手摆出“拉弓手”,随后左右手交替“击打双锤”。总之,将什么“穿手锁喉”“倒骑龙侧走”“旁冲侧打”“黑虎掏心”等动作,念叨着连贯地打了一遍。

他想,真是够麻烦的。
后来,他又从旁边的桌子上顺手拿出一本纸面发黄的《醉拳》拳谱,并且侧眼瞄了几眼,就在特意准备的瑜伽垫上摆起动作造型。只见他先是半蹲下来,一只手臂向前展出一半,另一只手则高过自己的头顶,伸出两根“剑指”。接着又见他一条腿抬起,两只手曲起抱腿旋转,嘴里念着什么“乌龙绞柱”。总之,他还做了很多个我叫不出名也无法描述的动作,让我当时很好奇,他有着怎样强烈的兴趣,才能把那些看似很无聊的动作,从上到下串联起来实践了一遍。

夜晚,更是他最活跃的时候。从外面散步回来,一打开房门,就拿出他的练功服打拳。有一个晚上,我正躺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,他突然回来了。顺手放下包后,就迫不及待地

| 涉笔成趣

老爸的爱好

(不正经酒保)
黄子皓

我的老爸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,一旦对什么事情有了兴趣,便会日夜不停、不分昼夜地去钻研和尝试。这不,他自打练书法、学国画以后,现在又迷上了打拳,并且乐此不疲,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。

记得一个周末,天下着雨,老爸难得没有出去早锻炼。我一大早起来打开门,就看见他在客厅和餐厅之间的过道上摆动作,并且接连变换招式造型。我从洗手间回来,刚想关上门接着睡觉,他叫住我:“儿子,等一下,帮我拍几张照片。”我一听,只好无奈地接过他的手机。

他随即扎下弓箭步,伸开右手向前立掌,展开左手左后勾手,美其名曰“白鹤亮翅”,还因为距离太远拍不到他的全身动作,只好打开大门,站到门外去拍照,心里嘀咕着